

# 咒语、女巫及斯芬克司之谜

## ——试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

张建宏

**内容提要：**对人性的剖析，对歪曲人的天性、毁灭人的良知的邪恶社会的批判是《麦克白》一剧的主旨，女巫的咒语是全剧的总纲。剧中的女巫是当时社会恶势力的集中具形化，又是麦克白人性恶的外化形式。麦克白走向深渊，既是自甘堕落，也是身不由己。

**关键词：**咒语 女巫 斯芬克司 《麦克白》

著名悲剧《麦克白》在莎士比亚剧中是独标一格、惊世骇俗的作品。内容上，它以一个弑君篡权的野心家为悲剧主人公。形式上，全剧想象狂放，手法奇特——女巫、鬼魂、谋杀、梦游，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深刻严峻，剧情的进展迅如狂风暴雨疾扫而过，猛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总之，这个剧是雄奇独特的。三百多年来，它以不同凡响的格调赢得了历代莎士比亚研究者的青睐，但它又以异常的风貌给这个剧的研究带来困难。本文试图就此剧的总纲、女巫形象及麦克白形象的悲剧性三个方面，谈谈学习此剧的一点体会，就教于大家。

### 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

“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一幕一场)。苏格兰荒原，女巫的这两句诗是全剧的总纲，是指引读者走出这座迷宫的“阿丽阿德妮之线”。<sup>①</sup>这两句诗蕴深心匠意于离奇咒语中，寓真理于荒诞中。这一点，有的研究者已指出过，但由于这段咒语真假难辩，人们往往注意较豁目的第一句，而轻视或忽略了有妖氛的第二句。其实这第二句是同样重要的。第一句是莎士比亚对人性的剖析，人性中的“美”(善)、“丑”(恶)，这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第二句指出了对人性中“美”、“丑”转化起重大作用的社会因素，尖锐地批判了歪曲人的天性、毁灭人的良知的邪恶社会。只有完整地相互联系地理解这两句诗，才能体味这深刻的哲理、丰富的内涵，全面、准确地把握住本剧的总纲。

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又是“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艺儿”。<sup>②</sup>人性中有善恶，“美”“丑”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一幕三场)。这一句台词是无比的！麦克白第一次正式亮相，莎士比亚就赋予他以“美”“丑”相混的面目，他的第一句话就暗示出人物正处于“美”“丑”相互转化的过程中。“阴郁而光明”既是自然现象的反常，也影射了社会现象的反常；然而不止此，在我们悲剧主人公心里，不也是“阴郁”与“光明”、良心与野心、美丑善恶正激烈交战吗（也许是在潜意识中）？不然，为什么女巫的几句祝词就使他大惊失色？班柯说：“将军，

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象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一幕三场)?"麦克白吃惊,是被自己的野心吓坏了,潜伏的个人野心与女巫的蛊惑咒语一相撞,便爆发出了邪恶的火花,使"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一幕五场)的麦克白震慑于这罪恶思想面前。

我国的先哲老子有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麦克白荣耀的顶峰就是他堕落深渊的边缘,人性中"美""丑"的逆转已包孕其中了。

除"阴郁而又光明"一句外,"美"即"丑"、"丑"即"美","美""丑"相混的思想象一支乐曲的主旋律在全剧中时时回响。麦克白夫人回答麦克白的询问时说:"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不出是昼是夜来"(三幕四场);麦克德夫与马尔康谈话中说:"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我的耳朵里,使我喜怒都失去了自主"(四幕三场);在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里,"一阵阵温柔的和风吹拂着","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温暖的巢居","空气总是很新鲜芬芳"(一幕六场),然而就在这和平温柔乡里,却隐藏着杀机,酝酿着弑君重罪;正如麦克白自己所:"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一幕七场);又如麦克白夫人所说:"让人家瞧您象一朵纯洁的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一幕五场)。

在作品的内结构上,也是响彻着这一主旋律的:写麦克白的武功是虚写(回溯式),而着重写他在荣耀的顶峰野心的萌发;写麦克白的犯罪也是虚写(暗场处理),而着重写他犯罪前后的内心斗争、良心谴责。他的野心萌发于他最荣耀时,他的良心却是在他犯罪前后通过内心独白表现出来的,这岂不是"美即丑恶即美"吗?麦克白在杀害邓肯前,充满思虑,犹豫不决,但在杀害邓肯后,却又一意孤行,顽固地涉血前进;麦克白夫人在杀害邓肯前,坚决果敢,象苏格兰的岩石一样,但在宴会一场后,就患下了夜游症,精神崩溃,最后凄惶地死去。"软弱"和"坚强"在麦克白夫妇身上各自向对立面转化,也重奏了这一含有朴素辩证思想的主旋律。

"翱翔毒雾妖云里"一句,由于它的"妖氛",好象是无意义的咒语,其实它象征着那个动乱、反常的社会对人性的无情摧残。全剧弥漫了这种"毒雾妖云"。苏格兰荒原的女巫、空中的滴着血的刀子、班柯的鬼魂、麦克白夫人的夜游等等,这种种现象都是当时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折射。莎士比亚在剧作中,经常用奇异的自然现象来暗示社会的动荡、反常(如在《哈姆莱特》、《李尔王》中)。本来,大自然是全不管社会的,社会的兴衰福祸也不消自然异象来昭示,但在非常时期,变幻的时局、反常的事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人们对自然中的异象就格外敏感,且移情于自然。其实这种所谓天人感应、天怒神怨只是曲折地反映了人们的恐惧、困惑、对险恶前途惴惴不安的心理;它是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反映。这种自然异象在本剧中还有很多,列诺克斯说的"空中的哀哭","凶鸟"的吵闹,大地"发热而颤抖"(二幕三场)。洛斯说:"黑夜的魔手却把那盏在天空中运行的明灯遮蔽得不露一丝光亮"(二幕四场)。凡此种种,正如赫士列特所说:"全剧是离奇而犯禁事物的无法控制的一片浑沌。"<sup>③</sup>

麦克白就是在这"毒雾妖云"里"翱翔"而经受刺激、发展了人性中的恶,泯灭了人性中的善,堕入罪恶的深渊。荒原一场,阴雾密布、雷电交加,他出入于缭绕的"毒雾妖云",女巫的妖言触发了他深藏的野心,萌下了弑君篡位的恶念;四幕五场,女巫们集天下之恶毒,在地狱附近的山洞里用沸釜炼着"妖丹"、"蛊"、"毒雾妖云"笼罩着山洞,鬼魂相继出现,麦克白置身其间,被种种虚妄的幻影搅得头晕目眩,以个人野心为转移,接受女巫的预言,决心一意孤行到底。麦克白"翱翔毒雾妖云里",人性中邪恶占了上风并主宰了他,尔后,他又自动投入"毒雾妖云"中寻求邪恶力量的支持。可见这"毒雾妖云"笼罩的世界就是麦克白生活其中的社会,麦克白就是这

个罪恶社会的畸形儿，又作了邪恶社会的可悲的牺牲品。因此可以说，麦克白的悲剧是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

著名莎士比亚研究者史泼金曾指出过本剧中的四个贯穿性意象：光明与黑暗、不合身的衣衫、回声和疾病。这四种意象都是象征事物的反常、混沌，与全剧“毒雾妖云”的氛围是一致的，四种意象在剧中反复交互出现，以四重奏的形式烘托了主调，有力地渲染了“毒雾妖云”的色彩。

莎士比亚揭示了麦克白的悲剧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从而在剧中加强了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批判，影射了詹姆斯一世黑暗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但同时，莎士比亚毕竟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他在分析麦克白的个人因素时，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把它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陷入了人性论的泥淖，这是必须指出的。

### 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盘方成

女巫是“毒雾妖云”的制造者，是全剧总纲的揭示者，在剧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班柯对她们的描述是：“这是些什么人，形容这样的枯瘦，服装这样的怪诞，不象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麦克白则说她们“消失在空气之中，好象是有形体的东西，却象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了”（一幕三场）。

这里，我们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曲调——美丑不分，混沌一体。女巫是两性同体的人，是社会恶和人性恶的结合体。她是当时社会恶势力的集中具形化，又是麦克白人性恶的外在形式。

女巫象征着社会恶，它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交替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罪恶势力：第一，它代表着中世纪的野蛮、蒙昧，是血腥时代的产物。女巫把苏格兰荒原作为血腥的巫术世界不是偶然的，苏格兰荒原的粗野、未开化象征着黑暗的中世纪的特性。在女巫的令人心悸的咒语中，我们不是嗅到了来自那一时代的腥风血雨吗？第二，它代表着新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马基雅维里式的特性。这表现在女巫针对麦克白的邪恶愿望，伺机挑起谋杀篡位的野心，造成了国王的流血丧生和民族的深重灾难，但接着又用诡谲的，模棱两可的预言把他引向绝境毁灭掉。麦克白只是做了女巫操纵社会的傀儡、工具，“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五幕五场），还受到女巫的讥笑：“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四幕五场）女巫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特殊恶势力的主要特征，是当时社会恶的抽象集中，并赋予丑恶的形体。

女巫又是麦克白人性恶的外在形式，是幻想的产物。当女巫向麦克白预言他将成为未来的国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强烈、与其说是出乎意外，不如说是女巫的预言正道破了他深潜的邪念。当安格斯奉邓肯之命，为麦克白加上考特爵士的尊号，证实了女巫的一个预言时，麦克白有一段旁白：“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象中的恐怖，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一幕三场）。好了，麦克白供认了“杀人的妄念”是存在于他的心里，我们是否可以说女巫亦是麦克白“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幻想的产物呢？四幕五场中女巫的再次出现似乎也可证：麦克白在罪恶的深渊急剧的堕落，众叛亲离，陷入孤立，为了加强作恶到底的勇气，他要去找女巫，他也果然“找”着了，于是就有了“凡是女人生的都不能伤害你”，“除非勃南森林移动……”（四幕一场）等荒谬的预言。而这预言正迎合了麦克白的意愿。（班柯的子孙的“可怕的幻

象”的出现亦是深深忧虑的结果)。斯达尔夫人说得好,“剧中的神怪现象可以说只不过是人物所想象出来的幻觉,而由作者表现在观众眼前而已。……是人物的欲望极其强烈时所梦想出来神奇现象”。<sup>④</sup>黑格尔也说:“……《麦克白》悲剧里的巫婆们显得是些外在的力量。替麦克白预言了命运。但巫婆们所预言的正是麦克白自己私心里的愿望,这个愿望只是采取这种显然外在的方式达到他的意识,让他明白”。<sup>⑤</sup>

“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盪方成”,女巫的目的就在于“盪”。“她们是恶的女仆,谁要是为他们的妖言所惑,谁就连灵魂带肉体一齐沦于灭亡。”<sup>⑥</sup>女巫不同于希腊悲剧中笼罩一切的“命运”。她的盪惑只对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有效,只是“同气相求”地诱发和鼓励人性中的恶,里应外合地毁灭人性。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命运是一种不可知的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俄狄浦斯的毁灭是命中注定的,外力强加的,他的弑父娶母是无心的犯罪,所以他不会有良心谴责,而麦克白则是在个人野心的怂恿和邪恶势力的盪惑双重推动下知罪而犯罪,他始终处于善与恶、良心谴责与野心需求之间的尖锐对立中,不仅肉体遭毁灭,精神也陷入分裂,悲剧主人公所身受的折磨的更可怕的。女巫的集众恶于一身和神秘性使罪恶显得更伤天害理,而用显然外在形式把人性中的恶表现出来,也使得麦克白不那么可恶,加强了主人公悲剧性的一面。作者并通过女巫之口揭示了全剧的总纲。女巫还制造了“毒雾妖云”的氛围,使全剧色调阴森可怖,这一切正符合莎士比亚要突出邪恶势力使人性堕落的可怕和可悲的主导意图。可以说,女巫是莎士比亚独创性的杰作。

### 斯芬克司之谜

麦克白,这是一个狮身人面的斯芬克司。还在他未出场以前,我们就对他有了强烈的兴趣,在第一幕二场里,通过军曹绘声绘色的叙述,我们的眼前立起了一个英雄的麦克白。在救平叛乱,抵御外敌的战斗中,他是一个英勇的将才,卫国的干城,获得了极高的盛誉。然而就在我们的目击下,他变质了。来了个180度的大逆转,由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变成了弑君篡位的野心家,专制暴君。更奇怪的是,我们虽亲见他由英雄堕落为恶棍,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我们在批判谴责之余还不禁为之叹惋不已,对他怀着一种复杂的又恨又怜的感情。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曾规定了悲剧里三种布局不能写: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麦克白并不属于这三种布局中的人,他是一个以“美”、“丑”相混的面目出现的“社会的生物”,他的悲剧有社会的因素,他是被当时畸形发展的社会所毁灭了英雄。这是一个黑暗时代,战乱频繁,野心家蜂起,弑君篡位的恶行经常发生。麦克白在谋杀了邓肯后说过:“在人类不曾制定法律保障公众福利以前的古代,杀人流血是不足为奇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三幕四场)。麦克唐华德和考特的相继叛乱也证明凯觐王位的大有人在。那个时代,肯定自己就意味着统治别人,有野心家的人都垂涎王冠。这一风气不能不影响到生活其中的麦克白。

别林斯基说过:“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是一个坏蛋,但却是一个具有深刻而强大的灵魂的坏蛋。因此,他唤起的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你会看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包含着胜利与失败两者的可能性,如果走上另外一个方面,他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把“唤起的不是反感,而是同情”改为“他唤起的不仅是反感,还有同情”,那么别林斯基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麦克白身为贵族,受尽恩宠,但它的荣名、地位却是靠武功而得到的,他的血管里贵族的血液和新兴

冒险家的血液奇妙地流淌在一起。

麦克白身上有着良好的素质和高贵的天性，他珍爱名誉，想做一个好人，他的良心曾竭力劝说他放弃暗杀邓肯的计划：“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事没有过失，要是把杀死了，他的身前的美德将要象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象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个可怕的行动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叹息”（一幕七场）。但是他尽管想出一千条理由，把后果设想得可怕一万倍，都只是突出了野心的腐蚀力量；他还是经不起野心的怂恿，女巫的蛊惑和麦克白夫人的刺激，麦克白夫人刺激他的话典型的表现了那个权欲横流的邪恶社会的道德观念。于是，贵族的名分被冒险家的野心打得粉碎，贵族的知礼好客成了阻险的预谋，麦克白终于做了“考特第二”。麦克白的走向深渊，既是自甘堕落，也是身不由己，通过他的悲剧，既揭露了野心对人性的可怕的腐蚀作用，也说明了“毒雾妖云”的毒化，邪恶势力的内外夹击使麦克白不能“走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恨他是“恨铁不成钢”，我们怜他是因为他想做好人而不得。

麦克白的悲剧也有性格的因素。他有一个“深刻而强大的灵魂”，有“巨人”般的性格，他英勇善战，他从战场上升起，又在战场上殒灭。剧本开头和结尾都表现了麦克白在战场上的武勇，既首尾呼应又强烈对比。同为英勇，在先为国报效，建立卓勋，在后祸国殃民，自蹈死地。这一切证明了“善恶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有无”<sup>⑦</sup>，有力地批判了歪曲人的天性的野心。麦克白的拚死疆场是最好的结尾，越表现麦克白沙场浴血的行为，给我们的教益就越大，英勇的军人，杰出的统帅却被野心操纵而误入歧途，人们不禁为主人公“深刻而强大的灵魂”的毁灭而惋惜。

前文说过，麦克白的野心萌发于他荣耀的顶峰，他的良心却是在他犯罪前后通过内心斗争表现出来的。莎士比亚用主要篇幅来揭示人性堕落的可怕和可悲，充分运用各种手法（女巫、鬼魂、幻觉、梦游等）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sup>⑧</sup>剧中，阴郁与光明、野心与良心、兽性与人性深入到人物心灵深处对垒，使麦克白的性格分裂为二，野心把他变成了邪恶的工具，就象那悬崖旁的巨石一经撬动，就不可遏制地向下坠去，想回头已是不可能的。他明白“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三幕二场）。但他的良心不堪野心的蹂躏，时时在挣扎、呻吟。他在杀害了邓肯后说：“要是我在这件事发生以前一小时死去，我就可以说是活过了一段幸福的时间；因为从这一刻起，人生已经失去了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名和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谓的渣滓，当着酒窖里的珍宝。”（二幕三场）。这并不单纯是装模作样，也是他真心的悔恨。他有关军人的豪爽，厌恶虚伪，珍爱荣誉，喜欢交友，这些在他临灭亡前的哀叹里流露了出来：“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五幕三场）。他的良心自责始终压迫着他，“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他经不良心的拷问，精神极度分裂，他厌恶涉血前进，但已‘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三幕四场）。于是他欢迎死亡的来临，呼唤：“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慨叹：“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五幕五场）。他不愿再受女巫的播弄，做邪恶的傀儡、野心的工具，如阿尼克斯特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所说：“麦克白引起了人的同情，因为他本人认识到，他毁灭了他自己的生活和他本人。他本可以（下转 43 页）

12 页。

② 弗莱在“Anatomy of Criticism”中用希腊文 μύθος的英文译音 auto, 意为“神秘剧”( myth, fable, fairy story)。

③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72页。

④⑤⑥ 同上,第18、19、253页。

⑦ 弗莱在“Anatomy of Criticism”中用希腊文 πάθος的英文译音 pathos, 意为“受难”( passion, sufferings)。

⑧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第207页。

⑨ 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3—254页。

⑩ 同上,第195页。

⑪ 《莎士比亚辞典》,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第649页。

⑫ 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⑬ 弗莱在“Anatomy of Criticism”中用希腊文 αμαρτία的英文译音 hamartia, 意为基督教教义中“罪性”( sin)。

⑭ 弗莱在“Anatomy of Criticism”中用希腊文 ἀλαζών的英文译音 alazon, 意为“僭妄,自不量力的”( arrogant)。

⑮ 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外国语学院 邮编:350007)

责任编辑:王忠祥

(上接第52页)作另一个人的这一意识,经常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在悲剧进行期间,他一直在设法获得他所丧失的这种人道”。

关键在于麦克白“设法获得他所丧失的这种人道”的方法是难以理喻的。贵族的骄傲的军事冒险家的侥幸经验使他“竭尽全力想借排除犯罪的后果来避免回想他所犯的罪,想借谋划将来要作的恶来排除他悔恨过去的思想。”<sup>⑨</sup>麦克白夫人则没有这种“麦克白式”的重获人道的努力,所以在麦克白夫妇身上才实现了性格的相互转化。

所以,尽管麦克白作恶多端,但他的良好素质的毁灭、他的沉思、忧郁,他的灵魂里人性对野心的抗争,他设法重获人道的努力和惨败,他在无法重获人道时对死亡的呼唤,——凡此种种,也唤起了我们义愤之余的同情。

① 希腊神话传说,忒修斯闯入克里特的迷宫之后,克里特王的女儿阿丽德妮授以引路线,引他出迷宫。

② 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二幕三场),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③④⑥⑨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第364页、第336页、第203—204页。

⑤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4页。

⑦ 朱生豪译:《终成眷属》二幕二场。

⑧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作者单位: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 邮编:441053)

责任编辑:王忠祥